

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三二〇・史部・別史類

宋史新編二百卷(卷九十九至卷一百七十四)

〔明〕柯維騏撰

2285/10

宋史新編 三

〔明〕柯維騏撰

據上海圖書館藏明嘉靖四十三年
杜晴江刻本影印原書版框高一
八九毫米寬二六四毫米

宋史新編卷九十九

列傳四十一

明南京戶部主事莆田柯維騏著

范仲淹字純祐純禮

范仲淹字希文蘇州人二歲而孤母更適朱氏從其姓名說既長知家世感泣辭母依戚同文學晝夜不息冬月憊甚以水沃面食不給以糜粥繼之登進士第為廣德軍司理參軍迎母歸養改集慶軍節度推官始還姓更其名監泰州西溪鹽稅遷大理寺丞徙監楚州糧料院以母喪去知樞天府晏殊召宣府學上書請擇郡守舉縣令斥游惰去冗僭慎選舉撫將帥凡萬餘言後以

宋史新編卷九十九

殊薦為祕閣校理每感激論事奮不顧身由是士大夫多矯厲尚風節天聖七年章獻太后將以冬至受朝仲淹言天子與百官同列而朝不可為後世法且疏請太后還政不報尋通判河中府徙陳州上言建太一宮及洪福院非所以警天戒又言恩倖多以內降除官非太平之政仁宗以為忠太后崩召為右司諫言者多暴太后時事仲淹曰太后受遺先帝調護陛下十餘年宜掩小故以全后德帝為詔中外母輒論及初太后遺詔以楊太妃為皇太后參決軍國事仲淹言太后母號自古無因保育代立者事遂止諸路蝗旱仲淹請遣使循行

未報乃請問曰宮掖中半日不食當何如帝惻然適仲淹安撫江淮條上採敝十事會郭后廢幸諫官御史伏閣爭不能得明日將留百官揖宰相廷爭俄有詔出知睦州徙蘇州州苦大水仲淹疏五河導大湖注之海拜尚書禮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召還判國子監遷吏部員外郎權知開封府時呂夷簡執政進用者多出其門仲淹上百官圖曰如此為序遷如此為不次如此則公如此則私況進退近臣凡超格者不宜全委宰相夷簡不悅他日論建都事仲淹曰洛陽險固汴為四戰之地太平宜居汴即有事必居洛陽當漸廣儲蓄繕宮室

宋史新編卷九十九

帝問夷簡對曰此迂闊之論也仲淹迺為四論以獻大抵譏切時政且曰漢成帝信張禹不疑舅家故有新莽之禍臣恐今日亦有張禹壞陛下家法夷簡怒訴曰仲淹離間君臣所引用皆朋黨仲淹對益切由是貶知饒州殿中侍御史韓渚希宰相旨請書仲淹朋黨揭朝堂祕書丞余靖上言仲淹以一言忤宰相遽加貶竄臣請追改前命太子中允尹洙自訟與仲淹師友且嘗薦已願從降黜館閣校勘歐陽脩以諫官高若訥坐視不言移書責之三人偕坐貶明年夷簡亦罷自是朋黨之論興士大夫論薦仲淹不已仁宗再下詔戒飭歷徙越州

示吳反召爲天章閣待制知永興軍改陝西都轉運使會夏竦爲陝西經略安撫招討使進仲淹龍圖閣直學士副之夷簡再入相帝諭仲淹釋前憾仲淹頓首謝曰臣鄉論蓋國家事於夷簡無憾也延州諸砦多失守仲淹自請行遷戶部郎中兼知延州請脩承平永平等砦稍招還流亡定堡障通斥候於是羌漢民相踵歸業既而元昊歸陷將高延德因與仲淹約和仲淹爲書戒喻之屬任福敗好水川元昊答書不遜仲淹對使焚之大臣以爲不當輒通書又不當輒焚其書宋庠請斬仲淹帝不聽降秩知耀州徙慶州遷左司郎中爲環慶路經

宋史新編卷九十九

三

略安撫緣邊招討使諸羌嘗陰助元昊爲寇仲淹至部卽奏行邊以詔書犒賞諸羌閱其人馬爲立條約皆受命自是始爲莫用矣改邠州觀察使表言觀察使班待制下至守邊數年羌人頗親愛臣呼臣爲龍圖老子今與王興朱觀爲伍第恐爲賊輕辭不拜城大順築細腰胡蘆諸砦葛懷敏敗於定川賊大掠至潘原仲淹率衆六千由邠涇援之聞賊已出塞乃還帝聞大喜曰吾固知仲淹可用也進樞密直學士右諫議大夫時已命文彥博經略涇原帝以涇原傷夷欲對徙仲淹遣王懷德諭之仲淹謝曰涇原地重恐臣不足當此路帝迺復置

陝西路安撫經略招討使以仲淹韓琦龐籍分領之仲淹與琦開府涇州而徙文彥博帥秦滕宗諒帥慶張元帥渭仲淹明號令撫士卒諸羌來者推心接之故賊亦不敢輒犯境慶曆三年元昊請和召拜樞密副使改參知政事仲淹固辭願與韓琦出行邊命爲陝西宣撫使未行復除參知政事帝銳意太平數問當世事再賜仲淹手詔又開天章閣召二府條對仲淹皇恐退而上十事一曰明黜陟二府非有大功大善者不遷內外須在職滿三年在京百司非選舉而授須通滿五年乃得磨勘庶幾考績之法矣二曰抑僥倖罷少卿監以上乾元

宋史新編卷九十九

四

節恩澤正郎以下若監司邊任須在職滿二年始得陞子大臣不得薦子弟任館閣職任子之法無冗濫矣三曰精貢舉進士諸科請罷糊名法參考履行無闕者以名聞進士先策論後詩賦諸科取兼通經義者賜第以上皆取詔裁餘優等免選注官次第人守本科選進士之法可以循名而責實矣四曰擇長官委中書樞密院先選轉運使提點刑獄大藩知州次委兩制三司御史臺開封府官諸路監司舉知州通判知州通判舉知縣令限其人數以舉主多者從中書選除刺史縣令可以得人矣五曰均公田外官廩給不均何以求其爲善耶

請均其入第給之使有以自養然後可以責廉節而法者可誅廢矣六曰厚農桑每歲預卜諸路風吏民言農田利害堤堰渠塘州縣選官治之定勸課之法以興農利減漕運江南之圩田浙西之河塘墾廢者可興矣七曰脩武備約府兵法募畿輔彊壯爲衛士以助正兵三時務農一時教戰省給贍之費畿輔有成法則諸道皆可舉行矣八曰推恩信赦令有所施行主司稽違者重寘於法別遣使按視其所當行者所在無廢格上恩者矣九曰重命令法度所以示信也行之未幾旋即釐改請政事之臣參議可以久行者刪去煩冗裁爲制敕

以爲不可行及按察使出多所舉劾人心不悅而任恩薄磨勘法密僥倖者不便於是謗毀行朋黨之論寔聞上矣會邊警因與樞密副使富弼請行邊乃以爲河東陝西宣撫使比去攻者益急仲淹亦自請罷政事以資政殿學士爲陝西四路宣撫使知邠州在中書所施爲稍稍沮罷以疾請鄧州進給事中徙荆南鄧人遮使者請留仲淹亦願留許之尋徙杭州再遷戶部侍郎徙青州病甚請頴州未至卒年六十四贈兵部尚書諡文正初仲淹病帝遣使賜藥既卒嗟悼親書墓碑曰褒賢之碑仲淹雅以天下爲己任其言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也性內剛外和隆於孝義母在時方貧後雖貴非賓客不重肉妻子衣食僅自充推其奉以食四方從學之士置義莊以贍族人馭吏嚴明而莅民之政尚忠厚邠慶民與屬羌皆立生祠遠近聞其死莫不歎息羌酋數百哭之如父齋三日而去四子純祐純仁純禮純粹仲淹嘗謂純仁得其忠純禮得其靜純粹得其略云純仁別有傳

純祐字天成性英悟自得尚節行方十歲能文章父仲淹守蘇州首建郡學聘胡瑗爲師瑗學規良密生徒數百多不率教仲淹患之純祐尚未冠輒白入學齒諸生

未盡行其規諸生遂不敢犯自是蘇學爲諸郡倡仲淹
將兵純祐與將卒錯處鈞深擿隱得其才否由是仲淹
任人無失而屢有功純祐事父母孝未嘗違左右不應
科第及仲淹以讒罷純祐不得已蔭守將作院主簿又
爲司竹監以非所好卽辭去後得心疾年四十九卒

純禮字彝叟以蔭歷比部員外郎知遂州瀘南有邊事
調度苛棘純禮一以靜待之辨其可具者不取於民民
圖像于廬而奉之如神名曰范公庵累遷刑部侍郎進
給事中凡所封駁皆關國體累遷龍圖閣直學士知開
封府前尹以刻深爲治純禮曰寬猛相濟聖人之訓今

宋史新編卷九十九

七

若益以猛是以火濟火也拜禮部尚書擢尚書右丞侍
御史陳次升乞除罷言官並自內批勿由三省進擬右
相曾布力爭不能得乞降黜次升純禮曰次升何罪不
過防柄臣各引所親且去不附已者爾徽宗曰然乃寢
布議純禮因從容諫曰邇者朝廷命令莫不是元豐而
非元祐以臣觀之神宗立法之意固善更推行或有失
當以致病民宣仁聽斷一時小有潤色蓋大臣識見異
同非必盡懷邪爲私也今議論之臣有不得志故挾此
藉口以售其姦不可不深察也純禮沉毅剛正曾布憚
之激駭焉都尉王誥曰上欲除君承旨范右丞不可誥

怒誣以事能爲端明殿學士知穎昌府奉祠崇寧中啓
黨禁再貶靜江軍節度副使徐州安置徙單州五年復
左朝議大夫提舉鴻慶宮卒年六十七

純粹字德孺以蔭遷至直龍圖閣爲京東轉運使與蘇
軾同建募役之議軾尤服其精詳復代兄純仁知慶州
時與夏議分疆界純粹請棄所取地以弭邊患所言皆
略施行純粹又言諸路策應舊制也今宜脩明戰守救
援之法朝廷是之及夏侵涇原純粹遣將曲珍救之曰
臣子之義忘軀徇國無謂鄰路被寇非我職也珍卽日
疾馳三百里破之於曲律擣橫山夏衆遁去元祐中除

宋史新編卷九十九

八

寶文閣待制再任召爲戶部侍郎又出知延州紹聖初
用事者欲開邊釁御史郭知章遂論純粹元祐棄地事
降秩明年復以寶文閣待制知熙州章惇蔡卞經略西
夏疑純粹不與共事改知鄧州歷河南府滑州旋以元
祐黨奪職知均州徽宗立復故職知太原加龍圖閣直
學士再臨延州改知永興軍尋以言者落職知金州奉
祠又責常州別駕鄂州安置錮子弟不得擅入都會赦
復領祠父之以右文殿脩撰提舉太清宮黨禁解復微
猷閣待制致仕卒年七十餘純粹沉毅有幹略才應時
須嘗論賣官之濫以爲天下士大夫服勤至垂死不

世恩其富民捐商捐錢千萬則可任三子切為朝廷之疏上不聽凡論事剴切類此

論曰自古賢豪出應世務其規畫皆預定於平居仲淹自為諸生毅然有任天下之志及為參政更張庶事與曩時在制上宰相書無異惜沮於讒忌不復究所欲為也考仲淹之學好明經術當時諸儒鮮有崇信子思之中庸者而仲淹舉以勗張載其倡道淑人實不在濂洛後矣彼謂韓范皆天資不由講學何哉

宋史新編卷九十九

宋史新編卷九十九

宋史新編卷一百

列傳四十二

明南京戶部主事甫田柯維騏著

韓億字宗緯

子宗師韓維

韓縝字宗武

韓億字宗魏雍丘人第進士累遷司封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吳植知臨江軍使人賂宰相王欽若因牙吏至京師審之語頗洩欽若知不可掩執吏以聞詔付臺獄億窮治弁按欽若詔釋不問三司更茶法課不登億劾之宰相而下皆坐失當之罰除龍圖閣待制使契丹還知亳州歷右諫議大夫樞密直學士知益州景祐二年以工部侍郎同知樞密院事時承平武備弛請二

宋史新編卷一百

府各列才任將帥者數十人試用之又言武臣宜知兵而書禁不傳請纂其要授之帝乃親集神武祕略賜邊臣范仲淹獻百官圖陰薦億可用仲淹既貶帝以諭億億曰仲淹舉臣以公臣之愚陛下所知舉臣以私則臣委質以來未嘗交託於人遂除戶部參知政事會忻州地大震諫官韓琦言王隨陳堯佐非輔弼才又言億子綜為羣牧判官不當自請以兄綱代之遂與宰相皆罷知應天府尋加資政殿學士知成德軍改澶州復知亳州至尚書左丞以太子少傅致仕卒年七十三贈太子太保諡忠獻億性方重治家嚴飭雖燕居無惰容親

孤貧者常給其昏葬每見天下諸路有奏擲拾官吏過者輒顏色不懌曰今仕者大則望爲公卿次亦望爲侍從職司二千石其下亦望京朝幕職奈何錮之於盛世八子綱綜絳繹維縝緬綱尚書水部員外郎中慶曆中知光化軍性苛急不能撫循士卒帥衆爲亂欲殺綱坐除名編管英州

綜字仲文蔭補將作監主簿遷大理評事復第進士歷三司戶部判官同脩起居注使契丹契丹主問其家世喜曰與中國通好父父子子俱使我宜酌我酒綜率同使者五人起爲壽契丹主亦離席酌之歡甚旣還陳執中

宋史新編卷百

以爲生事出知滑州徙許州遷至刑部員外郎知制誥卒綜嘗爲契丹館伴使使者欲爲書稱北朝而去契丹號綜曰自古未有建國而無號者使慙遂不復言子宗道爲戶部侍郎寶文閣待制綱子宗彥字欽聖亦以蔭補官舉進士甲科累遷集賢校理歷提點京西京東刑獄仁宗春秋高未有嗣宗彥上書曰漢章帝詔諸懷妊者賜胎養穀人三十復其夫一歲著爲令臣考尋世次帝八子長則和帝而質安以下皆其系胄請脩胎養令且曰人君務蕃毓其民則天亦昌衍其子孫矣

兵部員外郎判三司鹽鐵勾院卒

韓絳字子華舉進士甲科歷右正言仁宗謂曰用卿自朕卿凡論事不宜沽激要令可行毋使朕爲不聽諫者道士趙清貺出入宰相龐籍家以賂敗開封杖流之道死絳言籍諷府殺之籍與尹俱謫去未幾復進絳力爭不得遂解言職明年知制誥乞守河陽召判流內銓李仲昌議開六塔河河患滋甚命絳宣撫河北時宰王仲昌人莫敢異絳劾竄嶺表遷龍圖閣學士知瀛州歐陽脩率同列言絳宜在朝廷乃復留擢至翰林學士御史中丞真定守呂溱犯法從官通章請賞之絳曰法行當自貴者始更相請援則公道廢矣并劾諸請者溱遂

宋史新編卷百

絳富弼用張茂實掌禁兵絳言人謂茂實爲先帝子豈宜典宿衛不報闔門待罪詔召之及出不秉笏穿朝堂坐論罷知蔡州數月以翰林侍讀學士知慶州加端明學士知成都府召知開封府爲三司使建白錢穀爲英宗所獎內諸司吏數千恩澤絳輒執不可爲帝言身犯衆怒懼有飛語帝慰勉之神宗立以韓琦薦拜樞密副使帝嘗問天下遺利絳請盡地力因言差役之弊願更定其法役議自此始矣代陳升之同制置三司條例王安石每奏事必曰臣見安石所陳皆至當可用安石恃公爲助熙寧三年參知政事夏人犯塞絳請行邊

亦請往終曰朝廷方賴安石臣宜行乃以爲陝西宣撫使既又兼河東十二月卽軍中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開幕府於延安絳素不習兵事注措乖方慶卒遂作亂罷知鄧州明年以觀文殿學士徙許州進大學士徙大名府七年復代安石相既顯處中書事多稽留日數與呂惠卿爭論乃密請帝再用安石安石至頗與絳異有劉佐者坐法免安石欲拔用佐絳不可議帝前未決卽再拜求去帝驚曰此小事何必爾對曰小事尚不伸况大事乎帝爲逐佐未幾絳亦出知許州歷鎮江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封康國公北京留守元祐初請老以司空檢校太尉致仕卒年七十七贈太傅諡獻肅絳臨事果敢不爲後慮好延接士大夫數薦司馬光可用終以黨安石復得政是以清議少之子宗師字傳道以父任歷州縣既登第安石薦至集賢殿脩撰知河中府卒初宗師在神宗朝數賜對常弗忍去親側屢辭官不拜云

宋史新編卷一百

韓維字持國以進士奏名禮部方億輔政不肯試大廷受蔭入官父沒後閉門不仕宰相薦其好古嗜學安於靜退召試學士院辭不就富弼辟河東幕府史館修撰陽脩薦爲檢討知太常禮院議陳執中諡曰榮靈

諡曰恭維曰責難於君謂之恭執中何以得此議訖不行乞罷禮院以祕閣校理通判涇州神宗在王邸維爲記室參軍語及功名維曰聖人功名因事始見不可有功名心左右史闕英宗謂執政第擇人不必專取高科遂以維同脩起居注侍適英講進知制誥知通進銀臺司御史呂誨等以濮議得罪維諫請詳議以盡人情復誨等以全政體既而責命不由門下維又言紀綱之失無甚於此乞解銀臺司不從遂闔門待罪神宗卽位維進言天下大事不可倖爲人君設施自有先後因釋滕文公問孟子居喪之禮推後世禮文之變以伸規諷帝

宋史新編卷一百

五

皆嘉納除龍圖閣直學士以言事求去知汝州數月召兼侍講判太常寺熙寧二年遷翰林學士知開封府明年爲御史中丞以兄絳在樞府力辭安石亦惡其言保甲事復使爲開封兼侍讀學士充群牧使考試制舉人孔文仲對策入等以切直罷歸維言陛下母謂文仲爲一賤士黜之何損臣恐賢俊解體忠良結舌何諛苟合者將窺隙而進爲禍不細安石益惡之一日奏事殿中以言不用請郡帝曰卿東宮舊人當留以輔政對曰使臣言得行賢於富貴若緣攀附舊恩以進非臣之願也遂出知襄州改許州召爲學士承旨入對帝曰天

雨朕日夜焦勞奈何維謂當貢躬求言舉行故事
足應天變退又上疏謂動甲兵危士民匱財用於荒夷
之地朝廷處之不疑行之甚銳至於蠲除租稅寬裕通
負以救愁苦之民則遲遲而不肯發望陛下奮自英斷
行之過於養人猶愈過於殺人也帝悟即命維草詔求
直言詔出人情大悅有旨體量市易免行利病權罷方
田保甲是日乃雨安石罷會絳入相加端明殿學士知
河陽復知許州帝幸舊邸進資政殿學士曾鞏當制稱
其純明亮直帝令改命詞維知帝意請外祠帝崩赴臨
宣仁后手詔勞問維對曰人情貧則思富苦則思樂困

宋史新編卷一百

六

則思息鬱則思通誠能常以利民爲本則子孫觀陛下
之德不待教而成矣起知陳州未行召兼侍讀加大學
士嘗言先帝以夏國主秉常廢故興問罪之師今既復
位有蕃臣禮宜還其故地因陳兵不可不息者三地不
可不棄者五又言范鎮在仁宗時首開建儲之議未及
褒顯鎮於是復起元祐更役法命維詳定時四方書疏
多言其便維謂司馬光曰小人議論希意迎合不可不
察成都轉運判官蔡曠附會定差維惡而劾之執政欲
廢安石新經義維以當與先儒之說並行論者服其平
拜門下侍郎被讒分司南京尚書右丞王存抗聲譴

曰韓維得罪莫知其端臣竊爲朝廷惜乃還秩知郢州
兄絳爲請改汝州父之以太子少傅致仕轉少師紹聖
中坐元祐黨再謫崇信軍節度副使均州安置諸子乞
納官聽父里居許之卒年八十二徽宗初追復舊官
韓縝字玉汝登進士第歷殿中侍御史參知政事孫朴
持祿充位權陝西轉運副使薛向赴闕樞密院輒畫旨
除爲真劉末年以外戚除防禦使內侍史志聰私役皇
城親從縝皆極論之仁宗爲罷朴寢向末年之命而正
志聰罪遷侍御史度支判官出爲兩浙諸路轉運使夏
人父不脩貢適秉常嗣立求冊封朝廷欲擇人詰其使

宋史新編卷一百

七

縝適陞辭神宗命之往縝至驛問罪使者引服夜奏上
帝喜後歷中外以天章閣待制知秦州嘗宴客夜歸指
使傅勅被酒誤隨入州宅與侍妾遇縝怒令軍校以鐵
裹杖箠殺之其妻訴於朝坐落職分司南京秦人語曰
寧逢乳虎莫逢王汝父之還待制知瀛州累遷太中大
夫知樞密院事哲宗立拜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未
幾御史中丞劉摯諫官孫覺蘇轍王覲論縝才鄙望輕
在先朝出使割地六百里以遺契丹邊人怨之切骨章
數十上罷爲觀文殿大學士知潁昌府移永興河南拜
安武軍節度使知太原府易節奉寧軍請老爲

宮使以太子太保致仕卒年七十九贈司空謚莊敏
外事莊重所至以嚴稱雖出入將相而寂無功烈厚自
奉養世以比晉何曾云子宗武

宗武第進士徽宗卽位爲祕書丞因日食上疏言近世
事有微漸而不可不察者五大臣不畏公論小臣趨利
附下一也人主急於政事威柄下移怨讟歸上二也左
右無輔拂之士守邊無禦侮之臣三也開境土以速邊
患耗賦財以弊民力四也歲穀不登倉庾空竭民人流
亡盜賊數起五也哲宗將祔廟中旨索省中書畫甚急
宗武言哀慕方深不宜有丹青之玩陛下踐阼如日初
宋史新編卷一百一

升當講廟典訓開廣聖學好玩易志正古人所戒也尋
除都官員外郎改開封府推官勾外爲淮南轉運判官
前使者貸上供錢禁庭遣使來索宗武奏具狀詞極鯁
切坐貶秩罷歸久之蔡京欲以知潁州帝語祕書事京
不敢復言遂致仕官累太中大夫年八十三卒

論曰有宋大臣閥閱如范仲淹韓億兩家豈不誠鮮哉
億諸子雖不皆如諸范賢而其爵位並顯要非偶爾考
仲淹好施與爲政尚寬厚億不欲以小過錮仕者於盛
世斯非夏侯勝卜丙吉之必昌者耶

包拯

吳奎

趙抃

子屹
唐介

包拯字希仁合肥人第進士除大理評事知建昌縣
父母老辭不就爲監和州稅父母又不欲行拯卽解官
歸養後數年親繼亡廬墓終喪哀徊不忍去父乃赴調
知天長縣徙知端州遷殿中丞端產硯前守緣貢率取
數十倍以遺權貴拯命製者才足貢數歲滿不持一硯
歸拜監察御史裏行改監察御史與唐介等共論張堯
佐除官涉私語在堯佐傳又嘗建言國家歲賂契丹非
禦戎之策宜練兵選將務實邊備又請重門下封駁之
制及廢錮賊吏選守空行考試補蔭法時諸道轉運加
按察使多撫細故奏劾吏不自安拯請罷之使契丹典

宋史新編卷一百一

九

客謂曰雄州新開便門欲誘叛人刺疆事耶拯曰涿州
亦嘗開門矣刺疆事何必開便門哉其人無以對歷三
司戶部判官出爲京東轉運使改尚書工部員外郎直
集賢院徙陝西又徙河北入爲三司戶部副使解州鹽
法率病民拯往經度請通商販除天章閣待制知諫院
數論斥權倖大臣請罷一切內除曲恩又列上唐魏鄭
公三疏願置之坐右以爲龜鑒又上言天子當明聽納
辨朋黨惜人才不主先入之說凡七事仁宗嘉納除龍
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徙知瀛州權知開封府遷
右司郎中拯令訟訴得無至前陳曲直吏不敢欺

築園榭侵惠民河悉毀去之貴戚宦官爲之斂手人以
包拯笑比黃河清童稚婦女亦知其名呼曰包待制京
師爲之語曰關節不到有閻羅包老遷諫議大夫權御
史中丞奏曰東宮虛位天下以爲憂陛下持久不決何
也仁宗曰卿欲誰立拯曰臣爲宗廟萬世計陛下問臣
是疑臣也臣年七十且無子非邀福者帝曰徐當議之
張方平爲二司使坐買豪民產拯劾罷之而宋祁代方
平拯又論之祁罷而拯以樞密直學士權三司使歐陽
脩言拯蹊田奪之牛罰已重矣又貪其富不亦甚乎拯
家居避命父之乃出遷給事中爲三司使數日拜樞密

宋史新編卷一百

十

副使頃之遷禮部侍郎辭不受尋卒年六十四贈禮部
尚書諡孝肅拯性峭直惡吏苛刻務敦厚雖甚嫉惡未
嘗不推以忠恕也與人不苟合不僞辭色悅人平居無
私書故人親黨皆絕之雖貴服器飲食如布衣時嘗曰
後世子孫仕宦有犯賊者不得放歸本家死不得葬大
塋中不從吾志非吾子孫也有奏議十五卷

吳奎字長文濰州人於書無所不讀舉五經至大理丞
監京東排岸慶曆宿衛之變奎上疏遂乞召對面論仁
宗深器之再遷殿中丞策賢良方正入等擢太常博士
通判陳州入爲右司諫改起居舍人同知諫院彭思

論事詔詰所從受以奎言罷不問皇祐中頗多災異
極言其徵唐介論文彥博指奎爲黨出知密州加直集
賢院徙兩浙轉運使入判登聞檢院同脩起居注知制
誥奉使契丹會其主加稱號受入賀奎不往歸遇契丹
使於塗要奎盛服奎殺其儀以見坐是出知壽州嘉祐
元年大水奎上疏謂儲嗣未立恐倉卒之際柄有所歸
帝感其言拜翰林學士權開封府奎應事敏捷吏不敢
欺除端明殿學士知成都府以親辭改鄆州復還翰林
拜樞密副使居父喪毀瘠廬於墓神宗初立奎適終制
以故職還朝踰月參知政事時已召王安石辭不至帝

宋史新編卷一百

十一

顧輔臣曰安石歷先帝朝召不赴頗以爲不恭今又不
至果病耶有所要耶曾公亮曰安石文學器業不敢爲
欺奎曰臣嘗與安石同領群牧見其護前自用所爲迂
闊萬一用之必紊亂綱紀乃命知江寧奎嘗進言帝王
所職惟在判正邪使君子常居要近小人不得以害之
則自治矣帝因言堯時四凶猶在朝奎曰四凶雖在不
能惑堯之聰明聖人以天下爲度未有顯過固宜包容
但不可使居要近地爾御史中丞王陶以論文德不押
班事詆韓琦奎狀其過詔除陶翰林學士奎執不可陶
又疏奎阿附陶既出奎亦以資政殿大學士知青州

馬光諫乃召歸中書及琦罷出竟出知青州明年卒
五十八贈兵部尚書諡文肅全喜獎廉善有所知輒言
言不從不止也少甚貧既通貴買田爲義莊以賑族黨
朋友沒之日家無餘貲諸子至無屋以居云

趙抃字閱道西安人進士及第歷殿中侍御史彈劾不
避權倖時目爲鐵面御史其言務欲朝廷別白君子小
人謂小人雖小過當力遏而絕之君子不幸誑誤當保
全愛惜以成就其德吳充馬遵呂景初吳中復相繼被
逐歐陽脩賈黯求補郡抃先後論薦仁宗悟召還充等
而脩黯亦獲留一時名臣賴以安焉請知睦州移梓州

宋史新編卷二百

三

路轉運使改益州蜀地遠民弱吏肆爲不法州郡公相
餽餉抃以身帥之蜀風爲變召爲右司諫內侍鄧保信
引退兵董吉燒煉禁中抃引文成五利鄭注爲比陳升
之副樞密抃與唐介等極論之章二十餘上升之去位
抃等亦罷出知虔州虔素難治抃御之嚴而不苛歷擢
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加龍圖閣直學士知成都
以寬爲治蜀民大悅榮諱除轉運使英宗諭諱曰趙抃
爲成都中和之政也神宗立召知諫院及謝帝曰聞卿
匹馬入蜀以一琴一鶴自隨爲政簡易亦稱是乎未幾
擢參知政事朝政有未協者密啓以聞帝手詔褒答

安石變法抃與同列屢爭之安石謂衆人曰公輩坐不
讀書耳抃獨折之曰臯夔稷契何書可讀安石默然韓
琦疏論青苗帝語執政令罷之時安石家居求去抃請
俟安石出及出持愈堅抃大悔恨卽上言近者臺諫侍
從多以言不聽去司馬光除樞密不肯拜事有輕重體
有大小財利於事爲輕民心得失爲重青苗使者於體
爲小禁近耳目之臣用捨爲大因懇求去拜資政殿學
士知杭州改青州京東旱蝗青獨多麥蝗退飛墮水成
都以成卒爲憂遂以大學士復知成都召勞曰前此未
有自政府往者能爲朕行乎對曰陛下有言卽法也奚

宋史新編卷二百

十一

例之問因乞便宜從事既至治益尚寬蜀郡晏然劔州
民私作僧度牒或以謀逆告抃從輕比謗者謂其縱逆
黨朝廷取獄閱之皆與法合乞歸知越州歲大侵疫死
者過半抃療病埋死而賑其餓者下令脩城各得食其
力復徙杭以太子少保致仕卒年七十七贈太子少師
諡清獻抃長厚清修人不見喜愠不治貨業不畜聲伎
嫁兄弟之女及他孤女三十餘人施德厚貧甚衆晝所
爲夜必衣冠露香告天不可告則不敢爲其爲政善因
俗施設寬猛不同要以惠利爲本晚學道有得與子屹
訣詞氣不亂安坐而沒韓琦嘗稱爲世人標表云

岷字景仁由蔭登第歷權監察御史以父老請外提舉兩浙常平元祐中復爲御史疏言治平以前大臣子弟多處筦庫甚者不使應科舉與寒士爭進自王安石持內舉不避親之說始以子弟列侍從由是循習爲常今宜杜絕其源又言傳堯俞王巖叟梁燾孫升以事去宜召還所言皆切時務歷鴻臚太僕少卿卒初扈廬母墓二年縣榜其里曰孝弟處士孫侔爲作孝子傳及岷執父喪甘露降墓木岷卒子雲又以毀死人稱其世孝唐介字子方江陵人父拱卒漳州州人知其貧合錢以贖介時尚幼謝不取擢第爲武陵尉調平江令歷通判

宋史新編卷一百

古

德州入爲監察御史裏行轉殿中侍御史張堯佐驟除宣徽節度景靈群牧四使介與包拯吳奎等力爭之又請中丞王舉正留百官班廷論奪其二使無何復除宣徽使知河陽介謂同列曰是欲與宣徽而假河陽爲名耳不可但已也而同列依違介獨抗言之仁宗謂曰除擬本出中書介遂劾宰相文彥博守蜀日造間金奇錦緣閣侍通宮掖以得執政今顯用堯佐益自固結請罷之而相富弼又言諫官吳奎表裏觀望語甚切直帝怒卻其奏不視且言將遠竄介徐讀畢曰臣忠憤所激鼎不避何辭於謫帝急召執政示之曰介論事是其

宋史新編卷一百

五

至謂彥博由嬖嬖致宰相此何言也進用冢司豈應得預時彥博在前介責之曰彥博宜自省卽有之不可隱彥博拜謝不已帝怒益甚梁燾叱介使下殿脩起居注蔡襄趨進救之貶春州別駕襄與舉正皆言太重帝旋悟明日改置英州而罷彥博相吳奎亦出梅堯臣李師中皆賦詩激美由是直聲動天下士大夫稱真御史必曰唐子方而不敢名數月起監郴州稅通判潭州知復州召爲殿中侍御史遣使賜告趣詣闕下入對帝勞之曰卿遷謫以來未嘗以私書至京師可謂不易所守矣介頓首謝言事益無所顧他日請曰臣既任言責言之不行將固爭爭之重以累陛下願得解職換工部員外郎直集賢院爲開封府判官出知揚州徙江東轉運使御史吳中復言介不宜久居外文彥博再當國奏介向所言誠中臣病願如中復言然但徙河東久之入爲度支副使進天章閣待制復知諫院御史中丞韓絳劾宰相富弼介與王陶論絳中傷大臣絳罷介亦請外以知荆南敕過門下知銀臺司何郊封還之留權開封府旋以論罷陳升之亦出知洪州加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樞密直學士知瀛州英宗特召爲御史中丞介因面對言曰自古欲治之主在順人情而已祖宗遺德